

他在中国全面抗战初期，在延安和华北敌后，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将领多次交谈，在八路军从敌人手里夺回的地区里，纵横走访了好几个月。他用从八路军和新四军那里学到的经验，训练了一支美国军队，取得了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首次陆战胜利。他就是时任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美国驻华使馆海军参赞的埃文斯·卡尔逊。



1938年，卡尔逊在阜平西庄村与军区首长在一起 资料图片

走访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位美国军官

曾任罗斯福总统的警卫

埃文斯·卡尔逊，1912年进入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并很快晋升为中尉。1927年2月，卡尔逊第一次来到中国，次年6月担任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第四团情报官员之后，应约在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撰写有关中国及远东局势的评论。

1933年，卡尔逊第二次来华，在北平美国公使馆卫队从事情报工作，在这里，他学习了两年中文。1935年春，卡尔逊回美国，担任罗斯福总统的警卫。1937年春，他第三次被派往中国。临行前，罗斯福对他说：“我要你经常给我写信，直接寄至白宫，告诉我你干得怎么样，以及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想听听你对这些事情的看法。”

1937年8月，卡尔逊乘“麦金利总统号”客轮进入黄浦江时，日本侵略军正在进攻上海。于是，卡尔逊放弃了去北平学习汉语的计划，转而在上海美国总领事馆海军武官处任职。为了考察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他冒着炮火采访了一位给前线送饭的中国苦力。当晚，卡尔逊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中国民众的坚韧了不起，他们有着巨大的精神源泉，这样的民众是打不败的。

1937年9月的一天，刚刚私访过延安的埃德加·斯诺来到上海。卡尔逊与他见了面。通过交谈，卡尔逊了解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北方取得了平型关战役的胜利。作为官方观察员，卡尔逊对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共产党军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决定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进行实地考察。

1937年12月5日，卡尔逊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来到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向负责人伍云甫说明自己的想法。伍云甫随即向延安总部作了汇报。两天后，毛泽东主席回电，欢迎卡尔逊上尉去八路军辖区考察，并派一名军官前来与他联系。

此后，卡尔逊用了近半个月的时间，走遍了整个八路军总部，与朱德、任弼时、左权等八路军领导人多次交谈。在结束对八路军总部的访问之前，卡尔逊又向朱德请求去山西五台山前线视察访问。朱德满足了他的要求，并为他配备了两个班的警卫，还有翻译和勤务兵。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会见了卡尔逊

为进一步考察人民战争的潜在力量，卡尔逊决定访问从内蒙到山东沿海的整个敌后游击地区。1938年4月，卡尔逊从汉口来到西安，向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介绍了自己的访问计划。蒋鼎文听后，劝他说：“这样的旅行将是非常危险的。你为什么要去冒险呢？”卡尔逊思考了一会儿，坚定地说：“我对

占领区内人民同军队合作的意义印象很深。我认为，这是对中国抗战一个至关重要的发展，我必须考察一下这种合作的广度。另外，国际上很少知道在被占领区内人民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着中国的权力，日本人宣称他们在实施最高的统治，从我看到的实际情况看，他们的声明是站不住脚的……”

随后，卡尔逊来到了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近20天时间里，他拜访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张闻天、萧劲光等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人，观看了延安军民的军事训练情况，访问了延安的一些八路军机关、学校和群众团体组织，并拍摄了许多照片。

1938年5月5日夜，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会见了卡尔逊，卡尔逊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道：“我走进屋子，面对着的是一位高大的人。他那狮子似的头，主宰着健壮的身体，又长又厚的黑发从中间分开，随便地向后梳着，一双和蔼的眼睛望着我，一副幻想家的容颜。”通过这次会谈，卡尔逊对毛泽东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是一位谦虚的、和善的、寂寞的天才，在黑沉沉的夜里，在这里奋斗着，为他的人民寻求和平的公正的生活。”

1938年5月15日，卡尔逊离开延安，继续他的第二次华北之行。毛泽东委派刘白羽（著名小说家）、欧阳山尊（著名剧作家）、金肇野（著名新闻工作者）、林山（著名诗人）、汪洋（著名摄影家）等5位“新中国的青年”陪同他一起行动，并由欧阳山尊任翻译。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卡尔逊访问了陕西、河北、山西、内蒙、山东5个省地区的敌后根据地，拜访了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贺龙等八路军领导人。到了1938年8月上旬返回汉口后，他又见到了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王明和项英等。

向蒋介石疾呼：八路军“需要支援”

在华北敌后根据地连续两次的深入考察，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他怀着无限激情，向罗斯福总统汇报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在各种场合宣传这个崭新的世界。

1938年春，卡尔逊从山西前线回到汉口后，告诉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五台山地区人民的抗战意志，比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更为顽强，军民之间的合作也比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情况更好。”当蒋介石不悦地问他有什么根据时，卡尔逊回答说：“我认为那里由于他们完全在日本人包围之下，面临的共同困难使他们丢弃某些个人的考虑，而团结合作，领导人的自我牺牲精神也极大地鼓舞了他们。”最后，他盯着默不作声的蒋介石大声疾呼：“委员长，他们需要医药、粮食和

弹药，他们需要支援！”

1938年8月，卡尔逊结束第二次华北之行回到汉口，遇到一批美国记者。他向记者们详细叙述了他在华北敌后根据地的所见所闻，明确告诉他们：“日本人根本没有控制住他们声称占领的全部地区，在那里有着广大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人民，正与日本侵略军进行艰苦的战斗。”8月9日，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以大字标题报道：“美国军官实地察访报道，日本控制华北限于大炮射程。”

同日，《纽约时报》也发表了专讯：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实地考察后称，“中国军队占领区内有兵工厂、工厂、发行钞票的银行，还有学校。”8月22日，《时代》杂志以两个版面发表了卡尔逊的实地考察报道，还刊登了他与朱德的一张合影照片。

此后，卡尔逊接到国内关于不准他再在公开场所发表谈话和个人言论的命令，并且要他立即回国。面对这种蛮横干预，卡尔逊异常愤慨，他毫不犹豫地决定辞去军职，告别他已服务了23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1938年12月下旬，卡尔逊回到美国。次年4月30日，美国海军部长接受了他的辞呈。

灵活运用从八路军那里学的战略战术经验

1940年，卡尔逊在美国出版《中国的双星》一书，真实地记录了他在中国各战场游击队考察的情况。同年，他又出版了《中国陆军》一书，把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同八路军作了对比，指出：“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一方士兵主要是训练他们服从；另一方则用‘讲道德’培养战士，把战士对事业的理解和意志当作首要因素。后一种军队能更好地经受严峻的考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卡尔逊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重回美国海军陆战队，建立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二近战营这样一个独特的作战单位。他灵活运用从八路军那里学到的战略战术经验，采用八路军的民主管理方式，注意以道德、民主培养和教育士兵，很快取得了成效。

1942年8月，卡尔逊率领这支部队成功地攻占了日军海上补给站——马金岛，取得了美日开战以来美军陆战的第一次胜利。卡尔逊本人以卓越的战功获得海军十字勋章，成为太平洋战争中的英雄人物，他所率领的这支部队的英雄行为后来被拍成电影传诸后世。1947年，卡尔逊在美国逝世，享年51岁。卡尔逊在临死之前，还有一个莫大的安慰，那就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代表中国人民联名发往一封美国的感谢信，感谢他为中国民主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努力。

缪平均《党史纵览》

“新罗马字之父”到底是谁

说起新罗马字体，使用电脑的人大都会陌生。实际上，不仅Windows系统中的字体是新罗马字体，苹果的系统中使用的也是它；无论是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还是畅销杂志《读者文摘》的扉页，都用到它。它，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字体。这种广受欢迎的字体，“身世”却很迷离。

不体面的“新罗马字”更省钱

1929年，《泰晤士报》接到了一封来自斯坦利·莫里森的信，在信中，这位印刷界的巨人不停地抱怨该报的字体又丑又笨，糟糕的印刷质量和过时的字体急需高人指正。信的末尾，高傲而自负的莫里森为《泰晤士报》指出了一条明路：高人就是他自己。

于是，年迈的《泰晤士报》接纳了莫里森的建议，委托斯坦利·莫里森和一家美印公司设计一种新的正文字体。莫里森设计指导，《泰晤士报》广告部的维克多·拉登特草绘了设计稿。

《泰晤士报》的英文名为“The Times”，中文直译过来应该是《时报》。然而它的译名却变成与读音相近，但毫无关联的“泰晤士河”一样。在1932年10月，Times New Roman字体（下文中称为新罗马字体）在《泰晤士报》上闪亮登场了，一百多年历史的《泰晤士报》如获新生。

莫里森一直对罗马时期最早的字母形态十分赞叹。他曾经说道，奥古斯都（罗马时代的皇帝）的工匠“达到技艺的巅峰，在整个西方世界获得认可，他们呈现的拉丁字母是无法超越的”。于是这位抨击《泰晤士报》字体过时的大家，反其道而行之，将赌注押在了两千年前的古罗马字体的风格上：在经过了短暂的筛选之后，莫里森最终选定了16世纪的一种字体作为他的设计基础，因为它的线条看上去现代又不乏锐利。

于是新罗马字体出炉了，并且很快能在全世界获得广泛成功，这是为什么？如莫里森所说，新罗马字体不大气也不开放、缺乏“体面而饱满”的调调；相反，它“就像个清教徒，狭窄、刻薄，却能让机器省钱”——这意味着它更注重简约和实用。自从有了它，《泰晤士报》省了更多空间，赚了更多银子。

最早的设计者改行去造飞机

所以，现在在这颗蔚蓝色的星球上，到处都是新罗马字体的身影。无论是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还是畅销杂志《读者文摘》的扉页，甚至Windows系统中的字体也是新罗马字体，视窗系统从3.1版本开始就一直附带这个字体；而苹果的系统中使用的依然是它：是的，它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字体。

1987年，这个“伟大发明家及其作品”的故事有了转折。一名加拿大印刷工在繁忙的工作中，突然发现了新罗马字体当年的设计草稿和铜版，并且所有证据都指向它的真正设计者——来自波士顿的游船设计师威廉·伯吉斯。

威廉·伯吉斯也是一个传奇人物，曾经供职在一家游船设计公司。在这个20世纪初的热门行业里，伯吉斯因设计独到而精美的船只而闻名，他的三个作品曾经赢得过帆船设计界的“美洲杯”，他为美国海军和莱特兄弟飞机公司设计飞机，也曾涉足汽车行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这个精力充沛的家伙以平民的身份进入了美国大西洋舰队，并担任了反核发展支队的工程师。

在这些辉煌的经历开始以前，1904年，伯吉斯26岁的时候，他也像所有年轻人一样，喜欢“三分钟热度”的生活。当然，有时候天才的“三分钟热度”，温度远远高于普通人。那一年，他写信给当时兰斯顿莫诺铸造机驻美国分公司，要求依照他设计的规格提供一款字体，按照他的计划将这款字体用于自己在马萨诸塞州新开造船厂的公文上。

因为他的“三分钟热度”，他设计了



斯坦利·莫里森

一款新的字体。

不过“三分钟”后，他的注意力被两位来自俄亥俄州的兄弟吸引住了。他们姓“莱特”，开过印刷厂也做过出版商，就在人们以为这三个人凑到一起，不过是为了商量一款新印刷体的时候，他们却折腾出了一种翱翔于蓝天际的机械。它叫“飞行者—1号”，人类的第一架飞机。

与此同时，兰斯顿莫诺公司试图将伯吉斯设计的、已具雏形的字体卖给《时代》杂志，却遭到了拒绝。于是这个未完成的项目，被人们简简单单地贴上“54号”标签，随即丢到了一边，并且一放就超过了半个世纪。

两位“父亲”并没有对簿公堂

时间过得很快。1987年，加拿大印刷工杰拉尔德偶然中发现了“54号”并买下了它。尽管当时它落满了时光的尘埃，但这位行业老手依然为之兴奋不已。因为“54号”与新罗马字体是如此相像，他知道这很可能就是莫里森抄袭的证据。

杰拉尔德辗转找到字体界的权威迈克·帕克帮忙，经过分析，帕克坚信伯吉斯才是新罗马字体的发明者。这位70多岁的老者在《印刷的历史》这本杂志上撰文详述此事。并且，年迈的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将伯吉斯未竟的事业重拾起来。

这意味着，他将在伯吉斯的基础上重新创造一种字体，并且这种字体必须有别于常见的新罗马字体。

他在一些细节上削减，在另一些地方放大，力图使每个字母都能生动。他完善了“54号”，并用伯吉斯的中间名将其命名为“Starling”，这个词语在建筑学上的意思是“挡水的木桩”，不经意和从事船舰制造业的伯吉斯再次挂上了关系。2009年，80岁的帕克公布了这款字体。

不过，现在再探究新罗马字体的真正创造者已经有些困难了：伯吉斯的造船工厂早在1918年就被付之一炬，而与《泰晤士报》合作设计了新罗马字体的那家美印公司的伦敦旧址，也已经在1941年遭遇希特勒轰炸消失，甚至连杰拉尔德的房子也在2000年遭遇洪水毁坏……

争议中的两位发明者，莫里森和伯吉斯，在沉默之间似乎有意无意地避开了这个话题。伯吉斯应该没有理由忽视自己的字体出现在《泰晤士报》，因为从1933年开始，新罗马字体从这份报纸上发芽之后被广泛应用，并迅速涌向了整个英文世界；不过莫里森也从未在公开场合宣称过新罗马字体是由他“创造”出来的，他只说那是“监督、研究”的结果。

在《泰晤士报》的网站上，提到新罗马字体的作者时，它小心翼翼地提到了三个名字：莫里森、画草图的维克多·拉登特和“莫须有”的伯吉斯。

它模棱两可的身份仍然将继续。

马帅《看世界》